

警察锅哥

POLICE
BROTHER
POT

⑥ 长夜欲破晓

常书欣 / 著

《余罪》作者**常书欣**又一力作

电视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警察铜哥

POLICE
BROTHER
POT

⑥ 长夜欲破晓

常书欣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察锅哥 .6 / 常书欣著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62-1573-9

I . ①警…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8986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 书 策 划: 谭 军
文 案 统 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 任 编 辑: 翟琰萍

书 名 / 警察锅哥 6
作 者 / 常书欣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5 字数 / 296 千字
版 本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573-9
定 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6 长夜欲破晓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小警多作怪 / 1 | 第十一章 孽深难回头 / 79 |
| 第二章 聆听茅塞开 / 9 | 第十二章 长夜欲破晓 / 88 |
| 第三章 往事去已久 / 16 | 第十三章 跋涉千里遥 / 96 |
| 第四章 各有所欲求 / 23 | 第十四章 回家路迢迢 / 102 |
| 第五章 奇事天天有 / 32 | 第十五章 恶迹雪难消 / 110 |
| 第六章 喜上添新愁 / 39 | 第十六章 妄下断言早 / 118 |
| 第七章 激时亮身手 / 48 | 第十七章 雷语不嫌少 / 128 |
| 第八章 苦若牛马走 / 58 | 第十八章 枪响惹人急 / 135 |
| 第九章 凶师对恶徒 / 66 | 第十九章 得失都言巧 / 142 |
| 第十章 冽冽山风吼 / 73 | 第二十章 三番将尔扰 / 150 |

第二十一章	巧中有蹊跷／	158
第二十二章	本性爱胡闹／	165
第二十三章	礼轻莫见笑／	172
第二十四章	心静知富足／	180
第二十五章	养儿知娘苦／	187
第二十六章	言深不知路／	194
第二十七章	杯酒说荣辱／	202
第二十八章	有漏细细补／	212
第二十九章	而今不踌躇／	220
第三十章	利眼看沉浮／	228

第三十一章	等闲识峥嵘／	236
第三十二章	你骗我亦哄／	243
第三十三章	言行难由衷／	254
第三十四章	小子宁有种／	261
第三十五章	风起裂长空／	269
第三十六章	疑云起重重／	278
第三十七章	得逞今日勇／	286
第三十八章	匹夫勃然怒／	293
第三十九章	黑幕现狰狞／	302

第一章

小警多作怪

胡丽君和郭元有几分疲惫地从另一个监控点换班归来的时候，看到陆队那辆大屁股 SUV 停在重案大队的门口，张杰电话里通知专案组开个短会，两人都以为是陆队回来了。现在这个案子也成了个多头管理的局面，陆坚定忙着应付陈水路入室杀人案，而支队长下功夫抓着“12·26”文物走私案的侦破，相比两个大案，晋原分局这件悬了十四年的案子倒没人重视了，毕竟已经悬了这么多年，就再悬些日子也说得过去，可另外两件，限期那是死的。

车里的灯亮着，还以为队长也是刚刚归来，正要打个招呼，车门一开胡丽君和郭元愣了，车里不是陆坚定，而是肖成钢和张杰两人。两人交头接耳不知道正嘀咕着什么。

“张杰，陆队呢？”胡丽君问。

“不知道。”张杰应了声。

“车不就在这儿吗，人呢？”胡丽君诧异道，这辆 SUV 刚配了不到一年，是重案队里车况最好的一辆了，平日就是陆队的专车。

“这个呀，现在是简组长的专车，我是司机哦，你们用车打个招呼啊。”肖成钢得意地扬扬车钥匙。

“你是想让陆队长抽你了。”郭元不相信，骂了句。

肖成钢脸皮厚，根本不在乎。不过胡丽君听得奇怪，惊声问：“怎么，简凡回来了？”

“是啊，不服不行啊，锅哥回来一个下午，带着我们俩弄了十万块的经费。”肖成钢不无几分得意。

“十万块一给陆队，陆队一高兴，把车给我们了。”张杰也得意地说道。

这倒把胡丽君和郭元听迷糊了，追问了几句这才算明白，敢情这哥儿仨打着重案队的旗号到盛唐要了十万块，回头拿着钱到陆坚定跟前邀功。

“不对呀！”郭元听傻了，喃喃地说着，“这个案子根本不是咱们重案队办的呀，你们朝人家要什么经费？就是队里办，也轮不着你们去要呀？”

办案向事主收一部分办案经费倒也合情合理，可案子根本不是重案队办的，这再出去要钱，说出来就有点滑稽了。

“哎呀，管那么多干什么？天下警察还不都是一家，谁花不是花……嘿嘿。”张杰和肖成钢窃笑着。张杰一把揽着郭元，商量着，“郭哥，别管那么多了，赶紧的，手里有发票没？咱们几个凑一块儿找陆队签字报销去。要我说简凡这哥儿们不错，处处想着兄弟们的疾苦……你说现在，我不把他当偶像都不行了，这回来一下午就让我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是就是，”肖成钢凑过来，乐得屁颠屁颠，神秘秘地说道，“陆队还夸我机灵呢，准备把我正式调进重案队。”

两人拽着郭元说个不停，胡丽君有点哭笑不得。简凡把这哼哈二将忽悠得找不着北，偏偏还被这俩奉若神明。看两人容光焕发的样子，和前些日子满嘴牢骚的样子不可同日而语。

胡丽君听了原委，笑指着二人说道：“张杰、成钢，我说你们俩，为什么每次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肖成钢愣了。

“没有什么问题吧。”张杰狐疑地说道。

“那我问你们，”胡丽君掩嘴笑着道，“他专门跑到监控点把你们俩叫上，而且说是支队长的命令，对吧？这去盛唐要钱也是支队长下的命令？”

“那倒不是，是我们临时想起来的。”张杰笑道。

“好啊，就算那个不是，撤监控点难道还需要支队长亲自派人去？一个电话不就解决问题了。”

胡丽君一问，把肖成钢和张杰问愣了。

郭元现在是旁观者清，笑指着肖成钢骂道：“就你俩这德行，还指望支队长亲自指挥？告诉你们啊，简凡又在忽悠你们呢，等着跟着倒霉吧。”

“他除了停职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呵呵……”胡丽君笑道。

肖成钢和张杰两人互视了眼，还真觉得有点玄了，张杰想起个事来喊了句：“嗨，胡姐，开会也是简凡让通知的。”

啊？胡丽君一怔，顿了顿脚步，回头瞪了张杰一眼，领着郭元快步进了队里，后面俩屁颠屁颠跟着，这么一说，倒又觉得不太靠谱了。

办公室一直被留着，不知道是房间多的缘故，还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胡丽君敲了敲门，不等里面应答，呼啦啦四个人都挤了进来。

厚厚的案卷之后，恢复了帅气、活力的简凡一脸笑容，面前的四个人八只眼睛，直愣愣地盯了过来。胡丽君刚要出声发问，简凡手指竖在嘴边噓了声，另一只手举着警徽证件，好像已经知道了胡丽君要问什么，笑着道：“不要质疑不该怀疑的事啊，如果还在停职，这东西不会在我手里，对吗？”

这倒是队里的规定，几个人相互看看，没说什么。胡丽君说不出什么来，这光景倒让肖成钢和张杰放心了几分。

看到先声夺人了，简凡笑了笑，又说道：“关于我本人副组长被撤一事，只是陆队长口头说了一句，支队并没有下正式通知，对吗？所以呢，我现在还是你们副组长，你们不会不欢迎副组长归来吧！”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肖成钢准备来个抛砖引玉，举着拳头一叫唤，不料剩下仨都盯着他，赶紧住了口。

简凡却大言不惭地给自己圆场道：“肖成钢是嘴上欢迎；你们呢，是心里欢迎，这心意我都领了。”

这话好像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几个人都怪怪地看着简凡。

这次事件市局留了一个余地，把处分打回了支队，而支队只是口头做了个样子。这么大个窟窿，往小了说是疏忽了而已，可往大里说，是个绝好的漏洞。支队长这块老姜辣味就是足，这些余地怕早就预留好了。

简凡也在看着众人，满脸是微微笑意，好像就是那种恢复职务之后的欢喜和再见队友的欣慰综合到一起的表情。

“简凡，”胡丽君眼中有几分惋惜，叹了口气说道，“不要再擅自行动了，这是个有纪律的集体，一切要以队里的命令为准。除了肖成钢，其他人当警察的年头都不比你短，可所有人加起来都没有你一个人出格。你被停职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几个都不好过……”

胡丽君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不过颇有深意地看了简凡一眼，眼神里的惋惜足了点，倒不是责怪，而是觉得他所做的那些事不值。

这个颇有深意眼神没有打动简凡，就见简凡不置可否地笑笑，又把目光投向了剩余的三人：“你们几个呢，对我本人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我们俩绝对没有。”肖成钢揽着张杰，应了声。

郭元被这俩逗笑了，笑着劝道：“简凡，我们对你都没意见，不过胡姐说得有道理，你是该收敛一点了。现在支队、各大队，流言蜚语不少，再这么下去，大家八成要把你当作和盛唐穿一条裤子的黑警察了。”

这个很实际，一个持枪的警员在不当的时间里出现在不当的地方去会不当的人，然后和另一拨不当的人交上火了，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匪浅，何况就是队里这几位也说不清简凡和唐大头这拨人到底有多深的关系。胡丽君是怕刺激简凡没有说出来，此时郭元一说，让简凡多少有点上心了，眼一抬，正看到四个人，胡丽君的眼神是担心，郭元的眼神是稳重，肖成钢和张杰还是那样对自己有绝对信任，这几个朝夕相处了几个月的队友不管怎么看，都透着一种关心。

“谢谢大家……”简凡对这种关心表现得就有点漠不关心了，他瞥了傻站着的几个人一眼，边收拾东西边说道，“我没有时间来考虑纪律不纪律的问题，不过停职这些天，我前后细细想了想这件案子，而且拜访过郭定山郭老两次，和郭老一块儿吃了两顿饭，聆听了几次教诲，对于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诱因动机、心理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呢，想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不知道你们还认不认我这副组长。案子就是案子，题外话咱们案子完了再说如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可没有精力去管别人怎么说。谁有兴趣就跟我来……”

简凡嘴手不停，眼也没闲着，目光依次扫过众人，话说完了，人也出去了。肖成钢觉得和这几个人待着有点沉闷，二话不说，拽着张杰就走。

“胡姐，听听去？几天不见，像换了个人……呵呵，其实咱们和肖成钢、张杰一样，总是避免不了上他的当。”郭元笑着，挪步了。

“也不算上当吧，选择权在我们，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思路强加给我们。”

胡丽君笑着评价了句，也跟着出来。郭元那句“像换了个人”对她倒是颇有触动，那张帅气的脸庞、透着狡黠的眼神再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总是能撩起心里的涟漪。她知道不该那样想，可总是忍不住那样想，就像肖成钢和张杰一样，每每都会上当已经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倾向。

“请，请……张处，我们支队的条件可比不得省厅啊。那边就是重案队，在职警员一百二十七名，外勤九十六名，基本都参加过实战，都是从一线调到这里的，基本都目睹或亲历过凶杀。这里是面向全市的，所以一些凶杀、贩毒、抢劫等恶性案件，都要归总到这里处理。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要不咱们先去吃饭？”

伍辰光领着一行人从支队的楼里出来，手指的方向就是重案队的侧楼。

“不急。咦……还灯火通明嘛。”张英兰笑着说道。这一行的调研去处已经安排妥当，她和助手小景就选在重案队里，好像对这地方格外关注。

张英兰话音一落，郭主任就接上了：“张处，您不太了解重案队的工作性质，一般情况下是黑白颠倒，和正常人的生活颠倒，抓捕、预审、提人、送交看守所大部分时间在晚上和清晨进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怎么说话呢？小郭，张处在咱们市局待过，这些能不知道？”伍辰光故意埋怨了句。

不过张英兰倒也和气，笑着圆场：“别，伍支，我可是政工出身，之后又改行心理学。小郭说得对，其实对基层这种工作性质，除了道听途说，我还真没见过。哎，正好，这么近，看看去。”

“这……那好，看看去。”伍辰光一怔之后，给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主任见机，忙从人前到了人群之后，拨着电话。干啥呢？当然是通知陆坚定赶紧从四大队赶回来，通知重案队各组赶紧收拾东西。领导嘛，不都喜欢看基层蒸蒸日上的精神风貌吗？要这时候让领导看到里头搞武装斗争，那可就难堪了。

慢了半拍啊，郭主任嘴里发苦，陆坚定根本不在，副队长也联系不上，办公室的内勤早下班了。

伍辰光眼瞥见了陆坚定常开的那辆SUV倒暗暗放心了，领着众人进了重案队的楼层，估计也就是饭前走马观花地看一看而已。

一楼有一半的屋子亮着灯，一阵朗朗的声音传来，说说笑笑的人群顿时静下来了，侧耳听着。

“兄弟们，对于你们在外头蹲了十几天一无所获我深表同情。这个蹲守呀，在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下可能奏效，可齐树民成了惊弓之鸟，再蹲守那不成守着公鸡憋鸭蛋了？那可能吗？你们动没动脑子！从咱们接这个案子开始，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儿难道还没看明白？包括把文物嵌入纸品包装里，包括制造大威力枪械，包括迅速而又果断地灭口，包括他们单刀直插盛唐……犯罪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以归纳为最有创造力的一项社会活动。单从这个角度而言，干得非常漂亮，非常值得咱们欣赏……”

省厅四人、支队两个面面相觑。伍支队长一听，心里暗道，这小子是个倒霉胚子，又撞个正着了。景文秀对下午的事还记忆犹新，一听声音分辨出来了，脸上有点得意，说这话的人，还敢说自己没病？

级别最高的是张英兰，听得脸上表情怪怪地回头问：“小景，有人说过这句名言吗？犯罪的定义什么时候这么高了？”

“呵呵，张处，那名人不就在办公室里嘛。”景文秀故意唆导。

一举奏效，张英兰径自向着一层东头踱去。伍辰光没好意思拦，示意邬主任去拦着，不过邬主任刚走两步，却被张英兰的手势拦住了。

门虚掩着，声音就是从这里透出来的，不一会儿光景除了听到这个“名人”的厥词，还听到了几句大原和乌龙风味的粗话，好像几个人在争执着什么。张英兰再凑前几步，听得更真切了。

“曾国伟反正就两种情况呗，活着，死了。”一个高嗓门在说。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呗。”一个声音补充着。

“简凡，十几年了，找到的可能性我觉得几乎没有。”另一个声音，很沉。

“晋原分局的这个案子，现在就像一个鸡肋，我估计队里是抓也不是，放也不是，所以就暂且让我们挂个名拖着，就即便是能破了案，这失物、失人能不能找到，都是个未知数。”一个女声。

刚刚评论犯罪的声音又来了，是简凡，名人名言又开始了。

“哎，兄弟们，你们应了我老家的一句老话，雀儿肚、老鼠眼，吃不多、看不远。哪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大家眼睛只盯在失人和失物上怎么行？和郭老待了几天我觉得我的智商突飞猛进啊，一个犯罪行为的出现，包括它的行为方式，包括动机和诱因，包括嫌疑人的性格驱使，当然，还包括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把这些综合到一起考虑的话，结论就是，曾国伟肯定没有人间蒸发。你们可以质疑我的智商，但不要质疑我的判断。曾国伟现在肯定是十死无生，我之所以说能找到，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高智商的罪犯，会心思缜密到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好，但往往是这种聪明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人性格偏执、行事缜密、出手毫不留情，也不会轻易让我们发现他们的形迹，既然这么聪明，肯定不会冒着被我们发现的危险来个抛尸弃尸的傻瓜办法，那死的可是警察呀，只要一出现就是一场大地震。对他的处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对薛建庭一样：被自杀。”

“你这不扯淡吗？齐树民这么个大活人都找不着，现在又想找死人了，切……”

“嗨，锅哥啥意思，找死人？”

“简凡，你不是又想教唆我们去干什么吧，现在咱们这组和文物走私案并案处理，直接归支队长指挥啊。”

看来，此人曲高和寡啊，几句话都是质疑，张英兰心里一动，下意识地一冲动，哗地推开了门。

屋里，四男一女，居中坐着的是自己认识的简凡。五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射了过来，胡丽君眼尖，一眼看到了进门这位肩上的星星，腾地站了起来，敬了个礼；后面的仨拖拖拉拉，不过也看清了，都跟着敬礼。会议中断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响，进来五六个人，伍辰光跟在人群之后，讪讪不言。郭主任圆着场介绍：“各位，这是省厅心理学专家张处长，明天开始要在咱们支队蹲点调研，今天顺路看看咱们重案队，大家欢迎……”

老一套的热烈鼓掌，张英兰摆手示意道：“我是在门口听到这位警察的话不自觉地就进来了，打扰大家工作了啊。不过呢，我对你们刚才的讨论很有兴趣，可以旁听吗？”

“请请，张处您请，大家坐……”郭主任客套着。众人各找椅子坐下的时候，伍辰光左顾右看，心里有点惴惴不安，不知道省厅这几位又唱上哪一出。

简凡还在发愣，刚刚还以为是队里谁回来了，没承想冤家路窄又撞上了，跟着众人敬了礼又拍了巴掌，一坐下就瞥得省厅来的那位景文秀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心里暗暗一跳，不知道这小姐会不会记仇使坏，要是使坏让自己在这场合出洋相，那可糗大了。

“伍支，这个案子不涉密吧？”张英兰征询了一句。

“涉什么密呀，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就晋原分局那件案子呗。”伍辰光无奈地回道。

“简凡，你们继续。”郭主任小声示意着。

会被搅了，简凡的眼骨碌碌转转，心里有点郁闷，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声，朗声说道：“今天，我说的话说完了。下面，大家欢迎省厅领导和支队领导指导案情。”

说完，带头啪啪啪鼓掌，鼓了几下，却发现一千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看，简凡很绅士地微微笑了笑，放下了手。

故意在作怪，肖成钢和张杰咬着嘴唇直怕笑出声来。郭元和胡丽君也在暗笑，这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伍支队长狠狠剜了简凡一眼，知道这小子又在搞怪。而省厅的这位兴致勃勃进来的就有点难堪了，基层和高层向来唱不到一个调上，只不过这样明目张胆划清界限的，这还算是头一遭，几个人不悦地看了简凡一眼，又齐齐把目光射向张英兰。

这里头怕只有景文秀一个人幸灾乐祸，暗道着，小子，等着倒霉吧。

“小伙子，你既然让我指导，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张英兰好像并未受到影响，笑着说上了：“听刚才你们谈话，好像并没有人支持你呀。首先我表明一下我的立场啊，我是和简凡站在一起的，对于他刚才的这些观点，我表示支持。”

这倒是个意外之喜，众人一怔，特别是景文秀有点不解地看着自己的领导，居然帮着外人说上话了？张英兰还没说下文，不料噼噼啪啪的掌声又响起来了，一看居然又是简凡一个人不合时宜地在鼓掌，这次怕是真心的，鼓掌鼓得兴高采烈，景文秀扑哧一笑，倒觉得这人傻得可爱，喜怒皆在脸上。众人跟着哈哈笑上了，把简凡搞得讪讪地缩回了手。

“我没办过案子，可以我的权限和工作性质，可以浏览到全省和全国大部分内网的案件。对于犯罪心理我这次带来的几位都接触过一些，特别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我们也比较感兴趣。这么说吧，这个悬案我五年多前就研究过，我相信呀，伍支队长和我一样，这件悬案就像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是不是，伍支？”张英兰侧目一问。

伍辰光点点头，虽然有点无奈，可放心了。总算没有出洋相，不过说到了案子，倒比出洋相更让他感到无奈。

“还有一件事，这个案子的涉案人，曾国伟、李威、王为民，包括警队里的人，我都认识，我当时在市局的政治处工作，曾国伟这个人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经常被借调到市局搞宣传版面，如果你对他本人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我还真帮得上忙哦。怎么样，简凡，现在欢迎我们吗？”

这么平易近人的几句，让这个老太太博得了一干人包括简凡的掌声。

“好，我告诉你我知道的，看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帮助……”老太太开口了。

简凡此时不敢再作怪了，用心地听着，很用心地听着……

第二章

聆听茅塞开

“曾国伟的父亲曾居安是我们省的文化名人，也是倡导我们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就很有名。我和曾国伟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和新中国同龄，上过山、下过乡、挨过饿、逃过课，曾国伟吃的苦可比我们多，他父亲是个老右派，像他这种右派子女见了我们这种根儿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那是要躲着走的。在学校的时候高我一届，像他父亲这么个大右派，学校里没有不认识他的，后来我们都下了乡，我在长治地区，他被下放到了云城行署。七九年恢复高考，我那时候已经回城，在物资局下属的废品收购站上班，一个月领二十二块五毛钱，呵呵，为了改变命运，拼着命考了个省警专。曾国伟可不简单，当时是区里的状元，就他当时的分数呀，上个北大、人大都没有问题，不过呢，为了照顾平反没多久、身体不太好的老父亲，曾国伟最后留在了大原，上了山大的考古学系。我家当时也在小东门区，那时候啊，曾家可是个名门世家，是我们这帮刚返城的年轻人心里的楷模。可能冥冥中自有天定吧，我当了警察。八十年代省厅的文物走私案稍有露头，省厅那一年专门招考古专业的学生从警，曾国伟一毕业，居然也糊里糊涂当了警察。我这水平嘛，和他比就差一截了。当时我留在市局搞内勤，一遇到宣传啦、材料啦还有会场会务啦，就把他拉上干活，呵呵……这个人和气到什么程度，伍支队长应该有印象，反正我的印象中呀，他就从来没跟人红过脸，过头的话更不会说。当时咱们基层粗人比较多，谁说话也不忌口，唯独他是个另类，一天到晚谢谢、对不起、麻烦您了之类的客气话是不绝口呀，要是他没出事儿呀，老伍，最起码坐我

现在这个位置一点问题没有吧……”

张英兰娓娓道来，几句委婉的自嘲叙述着那个年代让人难以理解的荒唐。伍辰光微笑点头，话间几次响起了年轻人们善意的笑声。简凡很例外地持着一支笔在写着什么，看样子在记着张处说话的要点，抬头再看的时候，张英兰和伍支队长眼中有着深深的惋惜，唏嘘有之、怀念有之，沉浸在回忆之中，好像有些话难以启齿。

简凡停住笔，看着这一对上个时代的人，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共通的，比如对这个职业的无奈，对于已经逝去青春的追忆，对于下落不明队友的惋惜和思念。看着一千围着领导傻笑的队友，不知道为什么简凡有点笑不出来，总觉得有什么卡在喉咙里，心里隐隐地抓住了什么，又蓦然失去了。特别是勉强欢颜的伍支队长，那眼里深深的寂寞，让简凡觉得这个人并没有以前想象中那么可恶；那个黑脸老太太，看着也是如此的慈祥。

“话说得有点碎了啊。今天我也有点唐突了，有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

张处笑了笑，有点被人窥破隐私后的尴尬一般解释着，特别是看了简凡一眼，这才继续说道：“曾国伟案发后，省厅几个专案组都以监守自盗下了定论，这个定论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可是对于此事我也回天无力。后来转学心理学之后，不自然地把这个案子当成了我描摹的第一个案例。我说说对曾国伟的看法，仅代表我个人意见。首先从作案能力说，监守自盗对他表面看很方便，可事实上认识曾国伟的人都知道，这个小秀才站那儿一看就是弱不禁风的感觉，他当年就和简凡这个长相差不多，而当时库管裴东方可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大汉，我实在无法想象，曾国伟能把裴东方打晕了。呵呵，我敢打包票，就即使是监守自盗，这个人肯定不是他打晕的。”

“第二个从动机上说，他是考古学出身，知道文物的价值，见物起意据为己有，好像一切顺理成章。别人不了解，可我觉得这个动机根本不能成立，我跟你们专案组同志说一件事，你们参考一下：曾国伟父亲曾居安平反后并没有活多久，他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当时曾国伟按照父亲的遗愿，把他老父亲补发的十几年工资，有六万多，全部交了党费；家藏的四十几件字画、古董，全部捐给了省博物馆，而且他本人也秉承父志，在公安系统里成了文物鉴定的第一人……可能在你们八零往后这几代人眼里，这些事、这个人都无法理解，不过在他们两代人身上，这些就是客观的存在，是我亲眼所见，这样的人，大家觉得会是一个贼吗？”

张英兰说着稍稍有点激动，下意识地拍着桌子，几次抹了抹眼角，或许是不经意地听到了这个名字又勾起了深处的回忆，说着的时候声音不断加重，像和人争执，不过却没有争执的对象。

女人，总是感性多于理性。伍辰光看众人都面面相觑，而张英兰情绪化过重了，赶紧劝慰道：“张处，您别激动，我们也正在全力侦破此案，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对这一点，我和您一样，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谢谢，谢谢……”张英兰省过神来，忙不迭地谢着伍辰光，再要说话却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示意景文秀，“小景，下面的你说吧，就我们讨论的，给专案组当个参考。”

“好。”景文秀应了声，环视着支队的一千人，正了正身子，说道，“谁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我需要跟了解情况的核实一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景文秀本来以为是自己侧面坐着的那位看上去老成的，或者是他旁边的那个女警，不过话一出口诧异了，几个人的眼光都看向简凡。此时简凡才发现自己坐得不是地方，场地正中央，侧旁坐着的支队长和张处倒像下属。

“问他。”伍辰光手指点点简凡。

这一指，景文秀暗暗称奇，这个案子一直是省厅督导，但省厅也没拿得下来，敢接这个案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天才，有恃无恐；一种是白痴，不知道天高地厚。此时就连胡丽君、郭元和肖成钢几位也愣住了，支队长这么一点，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点将，公开认可了简凡的位置。

“是我。”简凡被支队长一点，信心来了，看着景文秀，公事公办地说道，“详细案情的侦破进度我暂时不能和你讨论，这个处在保密阶段，我们直属支队负责。”

这意思是说，我们归支队管，不归您老人家管，想告诉你就告诉你，不想告诉你，就保密。

哼！只见景文秀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巴，那嘴巴一撇线条如此之长，不屑之意非常浓。就见她手里把玩着一个书本大小的掌上电脑，头也不抬地说道：“案情和侦破不在我们研究的领域，我们学的是心理学，从张处那里接触到这个案例之后，我们处里曾就这个案例进行过几次描摹和讨论，对于这个策划和实施犯罪的人，有一些初步判断。你如果了解案情，帮我印证一下。”

“好啊，这个没问题。”简凡道。

“假设这个人为X，我们第一个判断是，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控制欲相当

强的人。”景文秀说道。

“控制？还欲？张杰，是不是制服控的意思？”肖成钢咬着耳朵。

“你问她。”张杰没理会，指指景文秀。

肖成钢不敢问景文秀，回头又想问郭元，郭元脸侧过一边。别说肖成钢了，就是简凡都不懂这种心理范畴的东西，狐疑地问：“能解释一下吗？”

这倒正合大家的意思，景文秀这时被小小满足了一下，看着这群外勤求知的眼光，笑着解释道：“广义上讲，犯罪源于一种心理快感的释放，这种快感就可以称为控制欲。比如，一个嫌疑人，对于财富、权力、美色的攫取，能满足他这种心理快感。外在的表现为不轻易放弃既定的目标、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一般情况下，恶性犯罪嫌疑人都有这种心理倾向。”

“嗯……同意。”简凡记下这段话，淡淡说道。

“第二，应该是个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景文秀判断道。

简凡眼皮一抬，思索着，看了看胡丽君，胡丽君嗫嚅着有点怀疑道：“这个……不太好说，有些惯犯的反侦察手段越来越高明，都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这个和受教育的层次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不不……”简凡意外地否定了胡丽君的话，补充道，“我赞同省厅的意见，如果是个低层次的惯犯所为，他肯定停不下来。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早露出马脚来了，可恰恰因为这人掩饰得很好，正好能说明这人犯案的目标性和目的性很强，一击得手便销声匿迹。这种控制力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我觉得不但教育层次高，自我控制能力也应该很强，说不定对法律法规的研究程度要超过我们。”

齐援民、李威、王为民、肖明宇、杨公威几人的样子扫过眼前，简凡觉得这几个人的控制力都符合这个描述。

“同意。”景文秀倒和简凡默契上了，笑着说道，“第三个我想你们也判断得出来，这个人应该精通古董这个行业，甚至就是这个行当里的人。”

这句没有疑问，都同意，张英兰鼓励地看了一眼，景文秀继续侃侃说道：“第四点，我和张处都同意，这个人有人格分裂症的倾向。”

“嗯？”肖成钢乍听此言，重重嗯了一声，张杰也不理解了，人格分裂不就是精神病吗？

胡丽君和郭元也没太懂这一点，看了看简凡，简凡也是两眼一抹黑，不过看样子倒对这个女人所说很重视。

“人格分裂倾向就是我们所指的双重、多重人格并发症。这么比喻吧，